

送别的石板路

蓝田是镇上的一条老街，狭长的街道挤满密密麻麻的民居楼房，车辆杂乱拥堵，街灯昏暗，连树木也很珍稀。与镇内其他华丽热闹、绿化优美的街道相比，这条老街陈旧老态，甚至有些寒酸。踏进这条都快要被人们遗忘的老街，思绪绵绵而来，犹如缓缓展开一幅尘封已久的画卷。

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蓝田街，全是青石板铺砌的石板路。石板路从老街口一直延伸到双美桥，两侧大都是低矮老旧的青砖灰瓦房，横街窄巷的尽头便是绿野农地。

从街口就可望见一棵参天的古榕树傲立于舍人庙十字街头，巨大的树干要三五个人手联手才能合

抱起来，榕树伸张着粗壮的臂弯，浓绿的叶子一丛丛一簇簇组成一把绿巨伞。深棕的须髯从舒展的枝臂上垂下来，像一帘帘的水瀑，随风荡漾。榕树主干分叉的树窝可站立几个人，淘气的孩子常常攀上树窝上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。

雀鸟衔些禾秆、塘泥在老高的榕树杈上筑巢，成家立室，生儿育女。鸟儿每天叼着虫子或稻谷飞回来，喂养张嘴待哺乳羽毛未丰的雏鸟。鸟群在树上吱吱唧唧，宛如清脆悦耳的曲调，过着和谐滋美的生活。

石板路特意绕开榕树粗壮突兀的树根弯弯地铺砌，一点也不妨碍根茎的延伸，可见老街前人对榕树的呵护礼遇。大树下的路边砌了几条青石板长凳，让街坊邻里聚坐聊天，讲古下棋，哼唱粤曲，也可以供过路人歇脚纳凉。

蓝田老街从前是城区通往永宁的主干道，其余的通道都要行经一些摇摇晃晃不踏实的木板桥。每年的清明节，经由老街过双美桥往永宁飞驼岭踏青的人摩肩接踵，络绎不绝。

老街前头有十来间的店铺，盘踞街口的湛记棺



石板路，沉淀着历史的痕迹，诉说老街的岁月故事。

材铺是老街上最出名的商铺。前铺后居，二三层的木楼上住了自家人，地铺也是工场。商铺本来叫长寿长生店，也许是老板的名气太响，后来人们就干脆叫湛记棺材铺了。清晨，几位老师傅将一长排高高的木板门拆卸下来，在敞开大门的泥地工场内现场锯木开料、挖凹腔、凿榫、刨木、装嵌、上桐油灰、打磨、扫光油，棺材用什么材料，用多厚板材，让客人一目了然，童叟无欺。棺材只是用几块木板，

看起来做得简简单单，其实很讲究工艺，棺材做到头大尾细，左、右、底三块棺木更不用一根钉子，由前后板沿凹凸槽位装嵌，装嵌后天衣无缝，稳重结实，只有盖棺的木板头尾钻四个孔，留待入殓之后打入长钉。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，定做的棺材体形庞大，气势逼人，清漆抹得油亮光滑，木板纹理铮亮清晰，需由八个彪形大汉才能抬得起。而廉价的棺材轻飘飘的，涂上厚厚的棕色，掩盖了木板的坑坑洼洼，只用四人抬便绰绰有余。湛记棺材铺货真价实，手工精致，做出了名声，小榄及周边地区办白事的人都跑到这里光顾。这条街历史上最兴盛的时候，拥挤着很多家棺材铺，旧时也称这条街为棺材街。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，大浪淘沙，最后就剩余寥寥一两家了。

或许是因为老板和蔼可亲的缘故，小时候对棺材铺并没什么恐惧。我们都叫他湛叔，他慈眉善目，圆圆的脸面，圆圆的肚脯，穿一件白圆领线衫，戴一副一圈圈的深度近视眼镜，为人和气厚道。湛叔儿孙满堂，一般的家庭用铝锅煮饭，他家却像大饭



| 棺材铺，见惯人世间的生死。

| 送别的石板路 |

堂一样，用大铁镬烧饭。铁镬烧饭都会烧出一大片烧焦的锅巴，湛嫂总会分一点锅巴给邻居的小孩。小孩子喜欢在他们开饭前溜到厨房门口，总能分到一小片锅巴，薄薄的又香又脆，放嘴里咬起来吱吱嚓嚓作响，好吃又有趣。

古榕树下，舍人庙旁边是仵工小组，仵工经常聚集在屋铺里，听候工作安排。他们有负责担棺材的，通常都是牛高马大的壮汉。从棺木出殡到抬上永宁飞驼岭，中间是不能停下来的，一班挑夫只能轮流担棺而行，过双美桥是最难的一关，遇到体型庞大的棺材，一班挑夫可要咬紧牙关，流着豆大的汗同心协力才能抬过去。也有专门负责收尸入殓的仵工，通常这些人都是瘦弱之人，负责帮逝者脱衣服，洗擦身体，穿寿衣，在棺材里铺上一层用白纸包住禾秆灰卷成的吸水包。遗体入棺后，仵工还会很专业地拉一条红线于棺材的中轴上，以鼻、嘴、肚心对准中轴线，然后在头部与身体的两边放置吸水包固定遗体，直至主人家满意才盖棺打钉。仵工接触遗体从不戴口罩，也不带手套，做事从容不迫。仵工有时也会收童尸，用布整个包住，捆在单车货

架上，穿街而过，遇见路人时一边响着车铃一边叫着：“喂，尸！”吓得路人大惊失色，赶紧闪避。也许是件工长期接触逝者的缘由，街坊邻里并不恐惧棺材铺，倒是件工敬而远之，避之则吉。

街上有灯笼铺，专事死人灯笼的扎作出租，办丧事的人来这条街买棺材找件工，顺便租一对写大岁数的白灯笼，找花圈铺租几对鲜花花圈。

镇上办丧事的人家出殡多在中午，只要老远听到鼓笛齐鸣，老街上男女都飞快的躲回家中，连骑在古榕树上玩耍的小顽童都骨碌碌的溜下树来，奔跑回家肃静回避。人们挤在自家门内，隔着齐肩高的矮脚掩门向外观望。

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，抬祭帐、花圈的人走在前面，接着是鼓笛队，披麻戴孝的亲属在棺木前后高声痛哭，声恸长街。后面是长长的亲戚朋友的队列，白色的买路钱不断的抛在石板路上。主人家就在舍人庙古榕树下分发利是与糖给送殡的人。

生命终结的人在这条长街的石板路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，生离死别的悲情场面，时常在这条老街上上演。

老街的店铺

湛记对面是远近闻名的蟾蜍膏药铺，明基医师承传了祖传一味秘方。黑亮巨大的木雕蟾蜍就摆在厅堂的柜台上，行人路过一看到此蟾蜍就知道是卖膏药的，免不了要谈论一番，有很强的广告效应。每天上午，许多父母背着头上身上长了脓疮而哭哭啼啼的小孩来看病。明基医师忙碌地应诊，将白色的药散倒于一张张黑如漆土的药膏上，贴于小孩的脓疮上面。不一会儿，店铺内弥漫了浓浓的膏药的气味。明基医师还有一门手艺，就是帮人箍木桶、木饭盖。下午没人求医的时候，他就去摆弄这门手艺。别小看这十几块小木板的功夫，他工艺精湛，箍好的木桶、木饭盖经久耐用。



老街的店铺，是一个时代的印记，即便时代已过，还是保留着那种韵味。

老街上还有纸料铺、纸扎铺、花圈铺、车衣铺、绣花铺、雕刻铺、理发铺、写挥春写信件的档口，还有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打铁铺。打铁铺里充满阳刚气息，弥漫着煤炭燃烧时呛鼻的气味。壮汉裸露

着上身，拉起风箱，烧铁的煤炉通红的喷着火舌。壮汉将长铁钳夹住烧红得铁块放在铁枕上，叮叮当当的用铁锤锻打各式各样的铁器，然后夹住铁器泡在水里淬火，水里立刻发出滋滋的声音，冒起一缕缕白色水蒸汽。打铁铺做很多工具，锄头、斧头、柴刀、镰刀、铁钎、铁铲、铁锹、锁链、大钉，林林总总，数不胜数。

也有人家专业做铲刀磨铰剪、补铁镬、换铜锅铝锅锅底的行当。小孩子最好奇，最爱看补镬，一蹲就是大半天。补镬的人将旧瓦煲的圆手柄敲开一个阔圆口，放置在煤炉之中，拉起小风箱烧旺了炉子，放一些生铁碎块在瓦煲柄中烧红融化。补镬佬架起铁镬，左手捧住叠了几层的厚布，厚布上垫了一撮禾秆灰，右手用铁枝粘泥做成的勺子舀起融化通红的铁水倒在灰布上，迅速从下填补镬底的穿孔，右手用布柱赶快将镬面的铁水压平压密。补镬佬将乌黑的铁镬捧过头顶，仔细查看镬底有无小孔透光过来，若密不透光的话，就在补孔炽热的铁块上下涂上一层塘底泥浆，补镬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街上有位何姓的老人，外号胡须六，清瘦的身

板，脑壳光秃秃的，下巴留着一束长胡须，温文尔雅，一副学究的样子。街坊都很尊敬有学问的长辈，尊称他叫六叔。六叔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在近街的厅堂专事写婚庆对联、春节挥春，也当是一门职业。六叔写毛笔大字前，通常会先捋一捋那束长胡子，用长指甲拈去毛笔尖的脱毛，然后气定神闲地落笔，一气呵成。以前，好多人都没文化不识字，于是写书信的人便寻上门来，找到六叔代笔。六叔一边听一边写，写完信，便会抑扬顿挫地念给客人听，客人见六叔念得感情丰富，文采飞扬，也是满心高兴，留下些代笔钱，满意而回。六叔凭着一支笔，一盒墨水，一叠纸张，养活了妻子儿女，这份职业令人羡慕不已。

街上雕刻铺的生意也很好，顾客盈门。雕刻是一门专业的手工艺，雕刻师傅专业雕刻店铺牌匾、家庭神台的神祇牌、建筑木器的花卉图案，有时也做旧式大床床楣上的雕龙刻凤。

理发店是老街人最钟情的地方，家家户户虽然穷，但容不得男人长头发，头发长了似乎与坏人有关，会被人骂长毛贼。故此，男人头发一长，就住

理发店赶。一块玻璃镜，一张陈旧的铸铁理发椅，一把手动金属推剪，一把梳剪，一把长而尖的修发铰剪，一把剃须刀，一把木梳，便是一间理发店。小孩子最喜欢剪发，但最害怕剃须刀，生怕老师傅突然一个喷嚏，会有什么意外。老师傅剃脸毛前，总爱用小圆毛刷沾些水在肥皂上旋几圈，将润滑的肥皂液涂上额头、下巴、发脚上。师傅拿起剃刀，在挂在墙上的牛皮带上唰唰唰来回刷上几下，然后亮着锋利的剃刀在额头脸上小心翼翼的剃汗毛。夏天时脖子围上白色理发披风，热得直冒汗，那时还没有电风扇，师傅就在屋梁吊装了一张长方形的纸板，连着一根绳子，排队轮候理发的人会主动过去上下拉动绳子，为师傅与理发的人扇纸板降温。理完发，师傅会用棉团沾些爽身粉，轻轻扑在小孩的脖子上，让小孩干干爽爽，香喷喷，高高兴兴地离开。

老街有片不大的门店，有一个老太太在此做了一辈子的针刺绣花。她的手工刺绣精致生动，要结婚或新屋入伙的人老早就来订一些单幅、三幅或四幅的绣花成品，镶嵌做成玻璃木框镜。

老太太白净清瘦，满头银发，脑后束了个利落



光阴在流逝，老街的繁华，渐渐离
我们远去成回忆。

的发髻，一副老花眼镜斜架在鼻梁上。她每天聚精会神地坐在布架前，布满皱纹的手指捏住利针在绷得笔直的白布上上下下穿刺，将彩线巧妙地配衬组合，牡丹花草、松树白鹤、鸳鸯蝴蝶便活灵活现在雪白的绸布上。

小时候我常静静地驻足于老太太的布架前，惊

叹于她的精妙手艺，慢慢地有一丝想学绘画的冲动。可是，家里买不起绘画的纸张彩墨。哥哥是个出色的泥水工匠，他想出一个办法，在天井的一块墙壁上涂抹上水泥沙浆，墙面扇刮得非常精细平滑，最后涂上石灰水。于是，我在硕大的墙壁白板上用墨汁毛笔学绘着没有色彩的花草树木、高山湖泊、小桥流水、飞机战舰，反正想到什么就画什么，画满了画面就用石灰水涂一遍，干后又是一张洁白的画板。这样反反复复地玩弄，既有趣又省钱。

双美桥下水流淌

老街的尽头，是一座用红米石筑砌的双美桥，弯若彩虹，横跨蓝田永宁两岸。石拱桥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和无数脚步的践踏，仍然坚挺牢固，可见古时建筑石匠工艺技术的严谨扎实。双美桥头有一棵参天的古榕树，与舍人庙十字街头的大榕树遥遥相望，如一对见证历史岁月的守护者。20世纪五十年代，从北方飞来一群候鸟白鹭，在依旁水道的古榕树上安居生息，白天飞到附近的池塘觅食。那百鸟飞鸣的景色仿若仙境，煞是好看。榕树有三四百年的树龄，饱经沧桑，乡人以老为尊，对古树顶礼膜拜，致使四季香火鼎盛。时有乡人虔诚跪拜，将契仔契女的红纸条贴上树身，祈求树神庇护

孩子健康成长。

大榕树下有间专营刻凿坟头石碑、石护栏、拜台石板的石铺，铺内堆放了一排排的石板料，陈列着几款石碑样板。客人或选用正楷，或选用隶书字体定做，石铺便按照客人要求的具体规格来做。工场里，凿石师傅左手握铁凿，右手拿铁锤，叮叮当地敲凿名字，雕凿石板线条花纹。满是尘粉粗糙的手，敲打出精致厚重的石碑。

双美桥下清清的河水潺潺不息，弯弯曲曲的河涌边长着许多上了年纪的龙眼树，龙眼树枝壮叶茂，夏天里挂满了沉甸甸让人垂涎欲滴的果实，浓密的



| 龙眼又熟了，却已见不到当年龙眼树下的热闹场景。

树冠遮挡住热辣辣的阳光。姑娘与大妈躲在浓荫里，三三两两地结伴在河边埠头搓洗衣服。

黎明时分，晨雾笼罩了双美桥与大榕树，朦朦胧胧的埠头停泊着农民进城装载肥水的木艇，皮肤黝黑而健硕的农民挑着木桶到老街上吆喝着沿街收购肥水。老街人习惯到鱼塘上的茅厕大便，小便就在家解决，家家户户都有瓦缸储尿，俗谓肥水不流别人田。农民随身带着火柴，进入民居时划着火柴，察看一缸尿的容量，有没有掺水，铵味冲不冲鼻，然后为值一角几分钱而讨价还价一下，谈好价钱便挑桶进屋倒肥水，完事了，屋主会舀上一两壳干净水，帮农民冲洗干净双手。农民穿街过巷，一会儿就收满两桶肥水，待到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农民就收满了一木艇的肥水。心满意足的悠然摆渡回去，浇菜种地。

夏季，每当日落西山时，老街人陆陆续续带着衣服肥皂来到双美桥游泳。要知道在岭南水乡到处是河涌鱼塘，不让孩子熟习水性，家长心底不踏实。三四十年来，学游泳还没有救生圈之类的东西，大都是在晚饭后肩托一张木桥凳来的，人就依仗着木